

女倾城

他不敢放心地叮嘱：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
她想了想，「吃喝拉撒睡。」
他脸色一青，
「对！吃喝……睡，都要告诉我一番！」

天下士

锦瑟无双

淡月新凉 著

DANYU XINLIANG
WORKS

下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他惜命如金，却为她挥金掷命；
她身中奇毒，红颜险成祸水。
三载之约，他怎样裁决？
七年之诺，她如何判定？
当深爱与背叛短兵相接，
他们能否挣脱怨恨的噬啃？



天下志

锦瑟无双
下

淡月新凉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下志之锦瑟无双: 全2册 / 淡月新凉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730-0

I. ①天…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3446号

- 书 名 天下志之锦瑟无双
作 者 淡月新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8
字 数 53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730-0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天下志

之
锦瑟无双

楔子	001	
第一章	005	锦瑟年华谁与度
第二章	022	桦烛影微红玉软
第三章	039	冷露无声夜欲阑
第四章	057	阆苑瑶台风露秋
第五章	071	山有木兮木有枝
第六章	088	倦客前路梦缥缈
第七章	102	落红片片浑如雾
第八章	116	梦短屏深清夜愁
第九章	132	满眼春风百事休
第十章	146	暖日晴风初破冻
第十一章	159	天接云涛连晓雾
第十二章	173	潇潇微雨闻孤馆
第十三章	191	玉瘦檀轻无限恨
第十四章	202	远岫出山催薄暮
第十五章	216	香销被冷残灯灭
第十六章	231	熏透愁人千里梦
第十七章	248	不辞冰雪为卿热
第十八章	257	缘如有梦情长在
第十九章	268	玉楼明月长相忆
第二十章	284	织锦机边莺语频

天下志

之
锦瑟无双

第二十一章	301	满宫明月梨花白
第二十二章	316	牡丹花谢莺声歇
第二十三章	327	雨晴夜合玲珑月
第二十四章	341	磧南沙上惊雁起
第二十五章	351	珠帘月上玲珑影
第二十六章	368	南园满地堆轻絮
第二十七章	385	黄莺不语东风起
第二十八章	401	黄花时节碧云天
第二十九章	422	雾窗寒对遥天暮
第三十章	443	云鬓香雾成遥隔
第三十一章	458	秋色如烟残月天
第三十二章	475	烧残红烛暮云合
第三十三章	490	纵有笙歌亦断肠
第三十四章	514	终夜梦魂情脉脉
第三十五章	535	朦胧如梦空肠断
第三十六章	558	新结同心香未落
第三十七章	579	绣帐已阑离别梦
尾 声	597	

第二十一章 滿宮明月梨花白



普渡寺中，锦瑟一住便是一个多月。到了第二个月，苏黎才终于抽出时间，兑现了上山来看她的承诺，可是没想到在寺院中找了一圈，都没看见锦瑟。

苏黎寻到慧空大师处，慧空大师却只是微笑道：“王爷既将人交到老衲手中，老衲自然不会负王爷所托。”

“哦？”苏黎却似不大相信。

锦瑟对她姐姐有多在乎，他是知道的，正是那份在乎，才让她执拗至此，若要放下，谈何容易？当初将锦瑟送到这山上，不过是抱了一丝若有似无的期望，倒并没指望她能真正放下什么。

慧空大师似乎瞧出了苏黎的将信将疑，行合十礼，笑道：“往常的这个时辰，女施主都会在后山竹林中度过，王爷大可前往那处一寻。”

苏黎依言寻到后山，四下望去，依然没有见到锦瑟的身影。山中寂静，片刻后，隐约有声响从竹林深处传来，苏黎便举步朝那个方向走去。

待苏黎走得近了，才终于看见了一抹纤柔的身影。原来锦瑟今日穿了一身浅绿的纱裙，几乎与这竹林融为一体了，若非走近，根本看不出来。

苏黎在离锦瑟稍远的地方顿住脚步，眉头微微拧起，看着锦瑟的动作，心头禁不住升起一丝疑惑——锦瑟的手中竟然握着一把锄头，背上还背着一个竹篓。

苏黎见锦瑟不甚熟练地用锄头在地上刨着什么，待刨出来后便扔掉锄头，将所得之物一一放进竹篓中，除了挥锄头的姿势生硬了些，其他事情倒似已经做得很熟练。

苏黎悄无声息地走上前，在锦瑟站起身来之际，蓦地自她的身侧闪出，将她抱住，低笑一声，“得了什么宝贝，给我瞧瞧？”

锦瑟惊叫了一声，待看清是苏黎时，顿时气红了脸，伸出满是泥巴的手，狠狠地往他的脸上抹了几下，“苏黎，你要吓死我不是？”

苏黎不禁愣住了，倒不是因为锦瑟往他的脸上抹泥巴，而是因为锦瑟如今的模样，果然与一月之前大不相同了。

他看着她重新莹润的脸颊以及眼中流转的波光，仿佛看到了初见时的那个少女，一时竟回不过神来。有多久没见到她这般模样了？他默默地回想着，竟追溯到一年多前。

锦瑟睁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苏黎，见他仍在发怔，忍不住又起了坏心，低头看了看自己布满湿泥的手，伸出食指，将指上的泥悄悄涂上苏黎的鼻尖。

苏黎蓦然回神，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脸色微微一沉，“宋锦瑟！”

锦瑟忙缩回了那根食指，明知故问，“什么？”

苏黎感到又气又好笑，想了半天，却不知该说什么。终于见到她从前些日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又何必再说什么？于是他探头看了看锦瑟背篓里的东西，原来竟是竹笋。

苏黎微微皱了眉，“谁让你来做这些事的？”

“我自己要来的。”锦瑟朝他笑笑，“眼下正值开春，竹笋可嫩了，拿回去给绿荷做菜，我每顿可以多添一碗饭。”她又伸出一根食指来，比划着自己多添的那碗饭，末了，大概觉得手上布满泥巴有些见不得人，便讪讪地收了回去，又问他：“你今晚要留下来吃饭吗？”

苏黎望着她，仍有些回不过神来。“锦瑟。”他唤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问我？”

锦瑟疑惑地看了他一眼，片刻后，才微微一笑，“你是说姐姐的下落吗？如果有，你早就告诉我了，不是吗？更何况如今我也想通了，她到底是不是我姐姐，的确还是个疑问。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在枉费心力与人力。如果她当真是，虽然她不记得我这个妹妹，可是她如今过得很快活，我也不应该那样执意要找到她，让她来面对过去纷繁复杂的一切。”

苏黎完全没料到她会说出这番话来，不由得再度怔了怔。

锦瑟却又看着他笑道：“慧空大师告诉我，‘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若我能做到无欲无爱，便不会再有忧怖，那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苏黎蓦地变了脸色，“你说什么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锦瑟看着他猛然沉下的脸色，顿了片刻，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挣脱了他的手，转身便往山下跑去。苏黎则狠狠地咬了咬牙，提步追了上去。

锦瑟居住在寺中一处独立的小院中，有卧房，有书斋，还有一个小厨房。

苏黎在小院中转了一圈，走进书斋时，却见书桌上堆满了各类经书，当中还有一本摊开的手抄本，上面是他熟悉的簪花小楷。

锦瑟捧着一杯热茶走进来时，苏黎正一页页翻看着那本手抄经书。

“这是《楞严经》。”锦瑟道，“我抄了八遍了。”

苏黎眉心一拧，又看了看桌子上的其他经书，“这些你都抄过了？从前不是最讨厌抄佛经吗？”

锦瑟笑笑，“我如今却喜欢，不成吗？”

苏黎终于笑起来，“那抄了这么多，可曾悟到什么？”

锦瑟微微抿了抿唇，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算亲如父子、近如夫妇，也不可能一生一世相守，更何况其他？万法无常，爱别离之苦，是谁都无法避免的，也许姐姐与我，就是这般的道理。”

这一日的晚饭不过简单的三菜一汤，锦瑟的胃口却果然比之前好了许多，虽远远不及她从前爱吃的程度，但好歹算是恢复了常态。

苏黎坐在锦瑟的对面，两个人分甘同味，将桌上的菜吃得干干净净。

不想用过了晚膳，苏黎仍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反倒拽着锦瑟在寺中清幽之处慢慢走着。

“近日朝中不忙了吗？”锦瑟走在苏黎的身后，眼见他悠闲的姿态，忍不住开口问道。

苏黎回头看了锦瑟一眼，忽然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手。

锦瑟朝他一笑，并没有反抗，而是上前一步与他并肩同行。

“自然是忙的。”苏黎答了一句，“不过皇兄几日前回了京，所以我才终于得空上山来瞧你。”

锦瑟提及朝中不过是关心苏黎，此时听他提起皇帝，忽然顿了顿。

苏黎敏锐地察觉到了锦瑟的异样，回头看向她，“怎么了？”

锦瑟抬眸望着他，又顿了顿，才道：“我最近常常想起在仲离遇见那位姑娘时的情景，那时候，皇上十分笃定地告诉我，那位姑娘不可能是我姐姐。我那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如今回想起来，倒总觉得他似是认得姐姐。”

“你姐姐曾身为皇子妃，皇兄自然是认得她的。”苏黎不以为意地道。

“不，不是这种认得。”锦瑟摇了摇头，“是另一种。”

苏黎的脸色微微一凝，“你是说……”

他才说出三个字，锦瑟便伸手捂住了他的嘴，“不要说。这种猜测太荒谬了，我不想亵渎姐姐。”

苏黎缓缓拉下了锦瑟的手，重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心中却不由得叹了口气——她虽然放开了一些事，到底有些执念还是不肯放下。

“其实我今日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苏黎顿了顿，道：“你说的那群卖艺的金丽国人，我派出的人已经寻到了他们。”

锦瑟微微瞪大了眼眸，等着他说下去。

“里面确实有几个年轻女子，可是没有一个长得像你姐姐，也从来没有一个叫绛罗的

女子。”苏黎望着她，平静地述说。

锦瑟望着他，良久，忽然笑起来，“你是不是怀疑这一切都是我的臆想？”

“自然不会。”苏黎微微拧了眉，“皇兄也曾见过，难不成你二人同时产生臆想？”

锦瑟低头轻笑了一声，却听苏黎又道：“可是这名叫绫罗的女子，莫名地出现，又莫名地消失，好像一切都是算计好的一样。我不认为她出现的目地单纯，可是突然消失又是什么缘故，我的心头也有疑虑。”

锦瑟静静地听着，忽然点头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倒觉着她不是我姐姐的可能性要大些，所以，我的确应该放开了。”

“当真放得开？”苏黎斜眸看向她。

锦瑟偏了头轻笑，却不回答。他们的身旁有几株翠竹，锦瑟随手摘下一片竹叶，在衣服上擦了擦，放到嘴边用力一吹，却只是发出一声刺耳的杂音。苏黎忍不住皱了皱眉，锦瑟却大笑起来，甩开他大步往前走。

锦瑟灿烂的笑靥直勾得苏黎心猿意马起来，他三两步追上前，将锦瑟圈入怀中，低头对上她晶莹的双眸，呼吸有些紧促地唤她，“锦瑟。”

“嗯？”锦瑟的双眸璀璨生辉。

“跟我回王府吧。”苏黎轻轻地揽住了锦瑟的后脑勺，低下头，叹息般喃喃，“三年，三年实在太久了，我等不及了……”

锦瑟的眉心微蹙起来，“苏黎，你知道什么叫作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吗？普通人尚懂得信守承诺，你堂堂一个亲王，竟然想要出尔反尔？”

苏黎看着锦瑟，良久，喟叹一声，别开了脸。

许是苏黎眸中的失望之色太过明显，锦瑟忍不住再次笑出声来，顿了顿，忽然促狭地低声道：“若……你实在等不及，就娶几个侍妾，反正要守孝的人是我又不是你。”

苏黎登时勃然大怒，锦瑟惊叫一声，迅速逃开了。

苏黎原本只当锦瑟是与他玩闹，可数日之后的一次早朝，却让他的心头生出疙瘩来。

这日早朝，皇帝还未到，朝中大臣聚在大殿中，三三两两地说着话。忽然有一人捂着脸低头走进殿来，本是不想引人注意，却还是被人看到了。

“张大人，你这是怎么了？我怎么瞧着你这脸上有血痕？”

一人开口，立刻将殿中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连苏黎也不禁抬头看了两眼。那位张大人虽然捂了脸，却没有遮住左脸上一道长长的血痕，看样子像是被人用指甲抓的。张大人满脸尴尬，却又躲不开，唯有涨红了脸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任凭旁边的人怎么问也不开口。

苏黎收回了视线，静静地想着事情，身后却忽然传来两名官员的窃窃私语，声音虽小，却还是传入了他的耳中。

“听闻前些日子张大人新纳了一房小妾，可谓百般盛宠，却引得张夫人醋意大发、雷

霆大怒，那脸上的抓痕指不定就是张夫人的杰作。”

苏黎微微皱了眉，这样的家丑却闹上朝堂，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哪有女人不善妒啊！就说我府里那几个，不是照样成天闹腾？”另一个人开口道，“总归要闹出一些拈酸吃醋的事来！闹吧，你心烦，可若是她哪天不闹了，你更心烦。”

苏黎蓦地回头，脸色极其古怪地看了那人一眼。

那人一怔，只恨自己不该在朝堂上说这些话，还被这位冷面王爷听到，忙低了头，“王爷恕罪，臣一时失言。”

苏黎沉吟望了他许久，忽然开口道：“她若是不闹，照李大人看来，是何缘故呢？”

李大人战战兢兢，不知他因何这样问，思虑半晌，觉得还是如实回答：“依微臣愚见，女子若不吃醋不闹腾，反倒雍容大度，只会有两个原因。其一，她自己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心中有愧；其二，便是她不在乎。”

闻言，旁边那人见苏黎的脸色一下阴沉得更加厉害，忍不住轻轻捅了捅那位不会看脸色的李大人，示意他莫再说了。李大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待要补救，苏黎却已经冷着脸转过头去了。

春日午后，普渡寺中锦瑟所住的小院内，一株生长多年的海棠开了花，满枝嫣红。锦瑟一时兴起，便让绿荷找了一面白绢团扇，然后她坐在海棠树下仔细地画着扇面。

她很久没有这种耐心了，如今住在寺院中，数年来异常浮躁的心终于一点点平静下来，今日方拾起了搁下多年的画笔。可是到底多年不画，再加上从前也并非擅长，接连画坏了好几张扇面后，她才终于得了一张较为满意的。

锦瑟这才搁下笔，将扇面晾干后，正欲拿去给绿荷瞧，一抬眸，却蓦地发现苏黎不知几时竟站在院门口，正静静地看着自己。锦瑟吓了一跳，一怔之后，忽然记起旧朝女子爱以团扇遮面，便用团扇遮去了自己的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只水灵灵的眼睛，朝着苏黎盈盈一笑，“王爷因何大驾至此？”

那一树红花衬得一袭鹅黄裙衫的锦瑟太过好看，苏黎不禁心中大动，大步上前，一把将她拦腰抱起，将脸埋在她的颈窝处，深深地吸气，“为追寻仙子而来。”

锦瑟立刻红了脸，轻轻地推了苏黎一下，不再与他打趣，“你今日又得闲了？”

“你在山上待了这许久，今日带你下山走走。”苏黎道。

锦瑟有些疑惑，“咦，莫不是今日京中有什么热闹？”

“京中哪日不热闹？你不是最喜热闹？”

“我自然喜欢热闹。”锦瑟道，“可是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准我下去凑热闹了？”

苏黎笑着捏了捏她的脸，“你这话说得，倒似我将你软禁在此一般。”

锦瑟轻轻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苏黎低咳了一声，道：“再不出发，到了晚上回不来，我便只有将你带回王府了。”

锦瑟瞪了他一眼，片刻后，便转身跑回房中去换衣衫了。

苏黎看着锦瑟的背影，轻轻笑了起来。

许是山中的日子安宁得像世外桃源，锦瑟时隔不久再度体味京中繁华时，竟恍然有种隔世之感。

苏黎护着锦瑟走在京中最热闹的那条街上，一路体验着她曾经最爱的吃喝玩乐，难得他那样的人，竟能拉下脸来陪她疯。

锦瑟强行塞了一颗冰糖葫芦给苏黎吃下后，忍不住笑得眉眼弯弯，“好吃吗？”

苏黎微微拧着眉，良久，冷冷道：“不好吃。”

“啊，那你吃的那颗可能是坏了，你再吃一颗尝尝！”锦瑟说完，姿势又往苏黎的嘴里塞去。

苏黎岂会再任由她摆布，捉住她的手，将她欲塞给自己的冰糖葫芦塞进了她的口中。

锦瑟先是一惊，随后便将那颗冰糖葫芦吃了下去，一面遗憾地对他道：“这颗真是好吃，你没吃到，可惜了。”

看着她故意摇头晃脑地叹息，苏黎心头的微痒不禁又蔓延开来，只恨此时在大街上，想稍稍亲密些都不能。

“二姐？”

锦瑟正得意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清脆而惊讶的呼唤，她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了，但很快便恢复过来，转身看向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四弟，“锦堂，你怎么在这里？今日没有上学吗？”

“二姐！”锦堂见果真是锦瑟，蓦地扑进了她的怀中，眼睛红红地看着她，“二姐为什么不回家？”

锦瑟一怔，随即笑道：“二娘和你三哥近来好吗？”

锦堂却好像听不到她说的话，仍旧执着地追问她，“二姐，你为什么不上学？”

锦瑟的眉心不禁微凝起来，看了站在旁边的苏黎一眼。

苏黎看着这姐弟俩的模样，眉头也忍不住皱了起来。虽然锦堂的出现不是他所愿，然而此情此景似乎并无退路，他执了锦瑟的手，淡淡道：“既然下了山，就回去看看吧。”

出乎意料地，锦瑟却摇了摇头，将锦堂交给他身后的家丁，冷声吩咐道：“带四公子回府！此时本是上学的时辰，他却在外头闲晃，二夫人怪罪下来，你们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两名家丁闻言，都变了脸色，忙拉紧了还欲挣扎的锦堂，“四少爷，我们回府吧。”

“二姐！二姐！”

锦堂一声声地唤她，锦瑟却已经转过了头，看向苏黎，“我饿了，去哪里用午饭？”

苏黎沉眸望了一眼被强行带走的锦堂，心中似是有所触动，握住了锦瑟的手，微微一笑，“这京中的酒楼，你该比我熟悉才是。”

“是啊！”锦瑟的眼眸不禁有些发亮，“云膳楼的水晶饺好吃，惠膳楼的八宝糕也好

吃，可惜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二者怎能兼得？”

苏黎顿了顿，最终摇头叹息了一声，“那我唯有为你当一回跑腿儿的了。”

锦瑟知道他今日未带人出来，闻言，忍不住低笑起来，“如此，就劳烦王爷您了。”

将锦瑟送至城东云膳楼的雅阁中，苏黎果然又转身前往城西的惠膳楼，去给她买八宝糕。

锦瑟趴在雅阁的窗口看着苏黎离去，笑了片刻，笑意忽然收敛，望向了先前遇见锦堂的方向。自然什么都看不见了，锦瑟却怔忡地望了良久，心中只念“锦堂，你莫怪二姐”。

身后已经摆上了各式各样的吃食，锦瑟独自一人，实在提不起胃口，便仍趴在窗口，一面看着下面熙攘往来的行人，一面等着苏黎回来。

忽然，大街上极速奔过一匹马，马上的人一面开道，一面高声呼喊“秦王回京，速速让道”，行人便自觉地让出了中间的道路，一面翘首张望，一面热烈交谈。锦瑟趴在窗口一动不动，隐约听得“贤王”“爱民”等词语，良久，脸上竟无任何波澜。

片刻后，又听到前方传来马蹄声，似有好几匹骏马，跑得并不快，马蹄声却甚是响亮。当锦瑟的视野中终于出现了那几匹马的身影时，她当先注意到的却是行在最前方的两匹马，一匹通体雪白，名唤明月，马背上所坐的正是苏墨。而另一匹是枣红色的马，马儿未见得有多出挑，出挑的却是马背上坐着的人，英姿飒爽，清颜明丽，竟是海棠。

街道两旁的人显然也未料到竟还有女子与秦王同行，一时间都好奇地争相打量着海棠。

海棠倒并没有表现出羞怯之意，反而转眸看向苏墨，嫣然一笑。

苏墨亦朝她微微一笑，忽然见她的鬓旁落了一片小小的针叶，便放慢了马速，靠近海棠，然后抬手将她头上的针叶取了下来。

如此不避嫌的温柔体贴，引得街道两旁的百姓忽然发出一阵轻微的惊叹声，海棠终于垂眸含羞一笑。

锦瑟静静地看着，直至那几匹马远去，再看不见，街上重新熙攘起来，她才站直了身子，揉了揉弯得有些疼的腰，回到桌边坐下。

桌上的茶水早就凉了，锦瑟便起身准备让人重沏一壶来。可是没想到刚刚拉开雅阁的门，便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从面前经过，那人见到她，也停了下来。

锦瑟一怔，还在回想此人是谁，那人已经阴阳怪气地笑了一声，“我道是谁呢，原来是一头没心没肝的小白眼狼。”

锦瑟再度一怔，终于想起此人的名字来——林淳瑜。

林淳瑜见锦瑟的眸光中闪过一抹了然，便知她记起了自己，于是抱着手臂冷笑了一声，“原来也不是没有记性的人，怎么就记不住别人待你的好？不但不晓得知恩图报，反倒只会恩将仇报。”

锦瑟看了他一眼，脸上仍没有任何表情，只垂了垂眼帘。

却在此时，酒楼小二上了楼，锦瑟忙唤住了他，“小二哥，劳烦你为我冲一壶热茶来。”

“好嘞！”

小二爽快地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要下楼，林淳瑜却忽然唤住他，“小二，你站住！”

小二回过身来，惊疑不定地看着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林公子，还有什么吩咐？”

林淳瑜淡淡地扫了锦瑟一眼，勾唇笑道：“没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凡事不要太过尽心尽力，有的人看起来美艳动人、善良无害，心却狠着呢！你拼尽身家性命去帮她，到头来，她反倒会刺你一刀，直取你的性命，真是不值得！”

锦瑟静静地听着，良久，有些恍惚地一笑，却又仿佛什么也没听见般，转身走进了雅阁。

可是没想到，林淳瑜竟然跟了进来，锦瑟看向他，“你想干什么？”

林淳瑜扫了一眼桌上摆着的两副碗筷，淡淡一笑，“我只道你是自己来的，原来还有人相陪。宁王？”

锦瑟移开视线，并不回答。

林淳瑜执起自己面前的那个酒杯把玩了一番，忽然又冷笑一声，将酒杯扔回桌上，“你们在此处也好，我在此设宴为秦王接风洗尘，秦王出宫后便会前来，不如一起坐坐吧？”

“不必了。”锦瑟倏地站起身来，“我已经吃好了，这就离去，林公子请慢用。”

“你不来也好！”锦瑟刚刚走到门口，林淳瑜的声音便在她的身后懒懒地响起，“你若来了，我还真怕席间发生了什么血光之灾连累了你。”林淳瑜说着，走到了锦瑟的身后，用极低的声音道：“宋姑娘，好心提醒你一句，一个人太过没良心的话，是会遭报应的。”

锦瑟垂下眼眸，良久，方轻轻地点了点头，“多谢林公子提醒。”

刚刚走出酒楼，锦瑟便看见了穿过人群径直而来的苏黎，顿了顿，她才朝他轻笑起来。

“怎么出来了？”苏黎行至她的面前，轻声问道。

锦瑟叹了口气，道：“你迟迟不来，我都吃撑了，便下来走走。”

苏黎扬起手中的八宝糕，“如此说来，我是白跑了这一趟？”

锦瑟将糕点接过，抱在自己怀中，道：“谁说是白跑？留着我晚上吃。”

苏黎立刻勾起唇角来，随后不避嫌地在锦瑟的额头轻轻地印下一吻。

酒楼门前人来人往，锦瑟吓了一跳，四下看了一番，果然收到无数好奇的目光，心头忍不住一恼，狠狠地掐了苏黎一把，然后抬脚往前走去。

“还记得三月初七是什么日子吗？”又走出一段路，苏黎忽然开口道。

锦瑟自然记得，三月初七万寿节，他们和离的日子。

见锦瑟微微垂下眼眸来，苏黎上前握住了她的手，“万寿节进宫吧，将我们的事禀明皇兄与母后，反正他们迟早会知道，等你孝期一满，我们就成亲。”

“成……成亲？”锦瑟蓦地僵住了。

与他重新在一起这么久，哪怕答应了他会以身相许，可她从来没有想过成亲的问题。因为知道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对于皇室而言，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莫说太后和满朝文武，就算是民间的普通百姓，只怕也无法容忍她这样一个人再度嫁入皇室。

“这是什么表情？”苏黎拧了眉，“别告诉我是惊喜。”

锦瑟望着他，张了张口，终道：“我不想去。”不想去万寿节大宴，亦不想提成亲之事。

苏黎的脸色一沉，随后缓缓地松开了锦瑟的手，缓步向前走去。

锦瑟顿了片刻，追上前去，扯了扯苏黎的衣袖，“你知道你母后不可能同意我们成亲，我不想让你为难。”

苏黎停住脚步，转身看向她，“不要我为难母后，所以就让我为难你，是吗？你既然已经答应与我在一起，凭什么认为我会让你无名无分、不清不白地委屈一辈子？”

锦瑟望着他，听闻此言，心底忽然柔软得一塌糊涂，良久，方道：“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我，我也知道你会待我好……我不觉得委屈。”世上哪有女子会不在乎名声与分位？可是她早已声名狼藉，哪里还有在乎的资格？

苏黎伸出手来将锦瑟揽进怀中，下颌抵在她的发顶，轻声道：“真是个傻丫头。”

万寿节是两日之后的事，两个人既然未达成一致，此事自然暂时搁置。然而锦瑟没想到她与苏黎一同游玩这件事，当夜就传入了太后耳中，第二天她便接到了懿旨召她入宫。

寿康宫一如既往的清冷华丽，座上的人也一如既往地看她不顺眼。而难得的是，太后这次并未在刚见到时多么为难她，唤她起身之后，竟然还与她寒暄了一句：“长安郡主别来无恙吧？”

“一切皆好，多谢太后挂怀。”锦瑟垂眸轻声道。

“哦？”太后淡淡一笑，道，“哀家听闻你前些日子并不在京中，却是几时回来的？”

“回到京中两月有余。”锦瑟平静道，“因恐打扰了太后，故而一直未曾进宫请安。”

“大半年未见，你倒懂事了。”太后脸上的笑意依旧极淡，道：“听闻昨日你与宁王在一起，很是亲厚的样子，如今你们又好了？”

锦瑟深吸了口气，道：“是。”

太后却在此时看向了站在旁边的紫曦，笑道：“和离、和离，果然有‘和’的寓意，当初宁王写的若是休书，你说他二人如今可还能这么好？”

紫曦微微一笑，道：“如此看来，和离对宁王和长安郡主来说，倒还是美事一桩了。”

锦瑟听得有些茫然，尚未反应过来二人究竟是何意，便又听太后道：“既然你们好了，你该知道宁王的心思。如今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府中却只有一个侧王妃，提及纳正妃之事，他又老大不情愿。哀家一心琢磨着要为他再娶一两个侧妃，你也一同来参详参详。”

锦瑟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谓的她与苏黎“好”竟是“友好”，只需她站在友人的位置，为苏黎选出他所需的侧妃来。若选了，回头那人指不定要发多大的脾气；若不选，指不定几时才能走出这寿康宫。权衡了一下利弊，锦瑟觉得还是第一条路要好走一些。

记得苏黎曾经与她说过他挑选王妃的标准，她宋锦瑟恰恰是不合格那类，而他心目中理想的王妃，大概就是静好公主那类女子吧！因此锦瑟小心翼翼地，终于从太后准备的画像中挑出了三个与静好气质相似、看起来清丽婉约又端庄沉稳的女子来。

太后看过后，似乎很满意，“倒挺合哀家心意的。”

锦瑟笑笑，“宁王向来孝敬太后，想必太后喜欢的，宁王也定会喜欢。”

说完这句，锦瑟的脑海中忽然浮现苏黎皱眉沉脸的模样，忍不住耸了耸肩，佯装自己什么都没想过。

太后点了点头，对紫曦道：“将这几幅画像收起来，等宁王来了，取出来给他瞧瞧，就说是长安郡主用心为他挑选的。哀家为他选的，他总是不满意，哀家倒想看看这回他还有什么话说。”

“是。”紫曦嫣然一笑，捧着画像正要放回内殿，忽然听见殿外响起通传。锦瑟还没回过神来，便听紫曦对太后笑道：“秦王来了。”

锦瑟面上的表情逐渐归于平静，抬眸看了含笑自若的太后一眼，便又缓缓低下了头。

苏墨颀长的身影缓缓出现在殿中，身上还穿着朝服，好像刚从朝政中脱身。似乎没想到锦瑟会在此处，他的眸光淡淡地自锦瑟的身上掠过，这才低身向太后行礼，“儿臣见过母后。不知母后召儿臣前来所为何事？”

太后淡笑了一声，“起来，咱们坐着说话。”

锦瑟垂着眼眸，依稀记得上回她被召入宫时，太后对溶月的态度极其冷淡，也可由此映射出太后对苏墨的态度，却没想到如今他们已经做出一副亲厚的模样——人心叵测，尤以宫廷之中最甚。

苏墨起身坐到锦瑟对面的位置上，立刻有人奉了茶上来，他当即连饮几口，才重新看向太后，“母后宫中的茶就是好。”

太后笑道：“哪里是哀家这里的茶好，是你近来太累了。昨日刚从洛林赶回来，今日又被你皇兄恣意使唤了吧？哀家总记着你身上的伤，虽说已过去了许久，可哀家始终担心未曾痊愈，毕竟那回伤得太重了。”

“儿臣的伤的确痊愈了。”苏墨道，“母后不必再挂心。”

“那就好。”太后点了点头，忽然又看了锦瑟一眼，道：“今日召你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想趁着这丫头也在这里的时候，问问你们俩的意思。”

锦瑟蓦地抬起头来，刚刚与太后对视，心里便骤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来。

“哦？”苏墨挑眉看了锦瑟一眼，笑道，“我倒不知有什么事是与我和义妹有关的。”

苏然收锦瑟作义妹，其实苏墨和苏黎都未当作一回事，没想到今日从他口中说出“义妹”二字，竟是如此云淡风轻，仿若已经说过千百次般自然。

锦瑟不动声色地听着，心头不祥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

“你也别拿什么‘义妹’来诓哀家。”太后指着苏墨笑骂道，“你们真当哀家是瞎子？宋侯出事那段时间，你们二人之间的情意怎样，哀家可是都看在眼里的。”

锦瑟的心蓦地一阵狂跳，脸上的血色疾速退去。

“虽说哀家始终对这丫头与宁王和离之事耿耿于怀，但那始终是过去的事；况且当初既是‘和离’，说好各自嫁娶互不相干，哀家也实在没必要再介怀。如今你二人既是有意，哀家也做个好人，便准了你们的事，如何？”

“太后！”锦瑟蓦地站起身来，连唇上的血色都变得极淡。

苏墨深沉如海的眸光淡淡地掠过锦瑟，却并不着急答话，只等着看她如何开口。

“怎么了？”太后偏头看着锦瑟，笑道，“可是欢喜得过了？”

欢喜？锦瑟心头冷笑，明白自己还是成了皇室众人互相争斗的棋子，可是她万没想到，太后竟然会提出这样一桩荒谬的事来。

“太后怕是有所误会。”锦瑟深吸了口气，勉强开口道，“我与秦王，并无太后口中所谓的情意。”

太后淡笑一声，低头抚了抚自己的手，叹道：“哀家也曾年轻过，这些儿女情长的心思哀家也曾有过。你二人如今不过是闹了别扭，才做出一副互不理睬的模样，哀家有心成全，怎么还拧起来了？”

锦瑟只觉莫名其妙，“多谢太后好意，只可惜太后的确是误会了，若太后执意认为我与秦王之间有什么，只怕是好心办了坏事。”

闻言，太后的脸色微微一沉，苏墨的嘴角却勾起一丝极淡的笑意来。

正在此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异动，只听得一声通传“宁王”，那“到”字还未出口，便化作一声惨叫。随后，苏黎沉着脸大步而入，一见殿中情形，眸中蓦地怒火腾腾，“锦瑟！”

锦瑟见了他，脸上紧绷的神情骤然一松，迅速移步走向他，抓住他的一只衣袖，低头站在他的身侧。

看见锦瑟这副模样，苏黎先是一怔，随后心中便一软，伸出手来将她护进了怀中，低声问了一句：“没事吧？”

锦瑟伏在他的肩头摇了摇头，低声道：“太后说要为我指婚……”

苏黎的目光倏地飞向坐在一旁的苏墨，目光相交时，苏墨淡然一笑，便移开了视线。苏黎这才看向太后，冷声道：“母后这是何意？”

“何意？”太后冷笑一声，“哀家不过是觉得阿墨与这丫头互相有意，便想着不计前嫌成全他二人，如此一番好意，为何你们两个人都是这般模样？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各自嫁娶互不相干，如今又想反悔？”

“我是说过各自嫁娶互不相干，可是锦瑟要嫁的人是我！”苏黎的眸光扫过默然不语的苏墨，凛然道。

“荒唐！”太后起身道，“你二人可是当着满朝文武和离了的，岂是儿戏？”

“破镜重圆，岂非好事一桩？”苏黎冷冷地反唇道。

“破镜重圆？好事一桩？”太后冷笑着指着锦瑟道，“若当真如此，为何这丫头还兴致勃勃地帮你挑选侧王妃？你若不信……紫曦，将刚才长安郡主挑选出的几位闺秀画像捧出来给宁王看看！”

苏黎的脸色不禁又阴沉了几分，低头看了看锦瑟，“你……”

锦瑟咬着唇，委屈地看着他。

苏黎登时便没了言语，再次抬头看向太后，“我与锦瑟终身已定，母后这般处心积虑地苦苦相逼，不知究竟是为哪般？”

“为哪般？”太后蓦地恼怒起来，指着苏黎道，“哀家还不是为了你？黎儿，你醒醒吧，这丫头心里的人不是你，你又何必这样执着，倒不如放手成全了别人！”

太后此言一出，殿中立刻安静了下来。

苏墨自始至终沉默着，只在太后说出这句话时，眉心微微动了动。

苏黎的身子微微一僵，随后缓缓地低头看向了锦瑟。良久，他方开口，像是为了证明给太后和苏墨看，声音中却有一丝暗哑，“你的心里可有我？”

锦瑟望着苏黎，微微拧眉，片刻后，朱唇轻启，当先溢出的却是一声轻叹。叹息过后，方闻她轻缓的声音，“我已许你终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

苏黎望着她，只见她清澈的眼眸中没有一丝闪烁，他的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满足的叹息，随后再次将锦瑟揽进了怀中，凝眸看向太后，“母后还可执意乱点鸳鸯谱？”

太后冷笑一声，却转瞬看向一直未曾开口的苏墨，低唤了他一声，“阿墨？”

苏墨似是有一丝恍惚，太后唤过他片刻后，他才缓缓抬起头来，“母后？”

“黎儿竟说哀家乱点鸳鸯谱，你怎么说？”

苏墨的眉峰微微一凝，随后轻笑了一声，道：“鸳鸯谱该是怎样，儿臣可没有见过。然，儿臣却知破镜重圆确是天下一等一的美事。”

“是吗？”太后竟淡淡一笑，道，“便是两情相悦也及不上的美？”

苏黎揽着锦瑟的手臂蓦地一紧，锦瑟抬眸看了他一眼，二人目光相对，他的心头便骤然一松，手臂也随之松开些许。

却听苏墨朗笑出声，“情之一字，皆由心生，无心之人，何来情？”

太后闻言，面上竟掠过一丝恍惚，随后苦笑起来，叹息道：“这么多年，哀家从未听你说过这样的话。”